

军旗

(外一首)

王垣升

军旗,猎猎作响
在历史长河幽邃的航道
南昌城的枪声,似惊雷破晓
军旗在烽火硝烟中猎猎飘展
像燃烧的信念,将暗夜灼烧
那一抹红,是先烈热血的映照
金星闪耀,指引前行的坐标
它见证过井冈的翠竹轻摇
聆听过运河的水潺潺欢笑
长征路上,它被风雨反复吹打
却从未弯折,傲然于霜寒之下
雪山草地,挡不住它的步伐
为理想奔赴,向着光明叱咤
军旗飘扬处,山河重焕生机
如今,在和平晴空之下
它依旧高高飞扬
守望着海疆,护卫着繁华
它是心中永恒的信念 不朽的标志

军歌

晨跑的脚步声敲打着节拍
每一个音符都戴着钢盔的重量
有人把故乡藏进换气的间隙
有人让迷彩在旋律里站成方阵
熄灯号是最低沉的副歌
月光在晾衣绳上晾晒想家的韵味
岗亭的玻璃映出半首未唱完的忠诚
风经过时
总把某个尾音吹向边境线
当军歌从胸腔里破土而出
所有年轻的声带都在生长
长成界碑上不朽的刻痕
长成炮管里灼热的呼啸
长成国旗升起时
那道最挺拔的休止符

七绝·军魂颂

(外二首)

张卫东

军旗闪耀精神壮，
脆亮歌声气势昂。
万里长城魂铸骨，
千秋华表魄流芳。

军旗迎风展

长风浩荡波浪涌，
骤雨苍茫鼓角声。
赤帜云霄星照耀，
黄河意气日光明。

遵义会议

云开雨霁曙光明，
雾散天高紫气生。
力挽狂涛冲破浪，
春来万里踏征程。

赏荷

邓荣河

新荷的尖尖角
立着整个夏天的好奇
有没有点缀
都是一种诗意
停泊在梦乡的蜻蜓
还未展开羽翼

荷是水中的君子
我是岸上的游鱼
世间很多自由
不过是光的游戏
当它穿过叶隙
碎成池塘的光影

亭亭玉立的荷
总有属于自己的诗意
一次次热情绽放
淤泥里的秘密
当晨风数完波纹
花与叶共同书写默契

七律·秀色满园

(新韵)

穆凤岐

雨后欣游植物园，
莹珠粒粒挂松杉。
枝悬桃李摇红紫，
水映穹窿泛绿蓝。
烟树森森幽径暗，
湖塘醇醇碧荷鲜。
甘霖滋润千芳醉，
秀态娇姿可餐。

一定有什么种子在乌海栖落了

孙凤山

一定有什么种子在乌海栖落了
所有的新兴产业 特色产业项目都沉下身子
在黄河咆哮口碑中与日月星辰对接光芒
葡萄争相开口,挂在舌尖上的甜蜜
所有的葡萄在幸福的枝头
以秋天的名义起誓,在四面八方的订单中
逐一解密甜蜜的源头与脆嫩的乡愁
把葡萄园紫红的果儿,变成网红打卡地
种植和耕耘一片,绽放出生活的五彩斑斓

一串葡萄是一个断句,抑或一串音符
解读一个个风雨沧桑和万顷诗意
纯天然爱意,饱蘸乌海柔软细嫩的风情
幸福的葡萄说出了烟火,跳荡着秋风
葡萄长满的秋天是乌海美丽的故事
秋天走红的葡萄是爱情最高的加冕
优质焦煤和化工联袂打拼梦想中的史诗
低碳产业园把希望扛起来
全产业链走过火红的流年

一定有什么种子在乌海栖落了
喜上眉梢的致富项目在果树上绽放
这里的风光一半是春光 一半是生机与活力

观湖 观河 观山 观城,惊艳了惬意时光
“美丽”变“经济”的生态蝶变之路大显神通
即便身在远方 心在葡萄 千里都守望
高擎山水生态与区域公用品牌
端坐时光深处,感应祖国蓬勃心跳
泼辣纯情的乌海湖多像草原大漠一颗美人痣
好风吹来,便与天堂互换幸福
漂染千年的乡愁任由葡萄抒写漫天星辰

把标准化 专业化 基地化 品牌化
加持在现代特色农业,让最美的时光
在高效循环农业产业建设的琴弦上歌唱
无限喜悦和生机从绿色胜境里溢出
引领乌海在致富道路上拔枝发芽
让世事驻足 让世人垂涎 让世界侧目
乌海的声音,流淌在时光隧道
一枚汉字和一粒谷子,装修一颗赤子的心

一定有什么种子在乌海栖落了
黄河水刷屏,洗礼乌海前世今生
奠基千年血脉元素,流淌乌海风情
桃花叫醒三月,美丽耀亮人间眼眸
在中国书法城,乌海儿女心血涨潮

打开向上发展的通道
把“黄河明珠”引入一次次节日的盛况
迎接八方来客,来沙漠看海

一定有什么种子在乌海栖落了
四合木、桌子山岩画、秦长城讲述古老故事
黄河鱼鲜、乌海葡萄、乌海葡萄酒拔节幸福
康养的山水 幸福的生活
打扮成小康果 希望果 开心果
农文旅融合是乌海沃野许给人间的风雅
富含修辞的表情,在宜居生活中风生水起
风雅打包了甜蜜,人间害上了相思
我知道,乌海湖安静时就是一面镜子
风一吹,乌鸣 白云 乡愁随水韵波影洒下来
仿佛置于琴键的音符
乌海甚至整个世界也会跟着美丽轻轻晃动



蛙鼓荷塘

摄影

(张成林)

去河

文艺副刊

(第 627 期)



又闻“蝉鸣”声

李光禄

扑腾着被粘住。有时运气好,一中午能粘十几只,回家往灶膛的草木灰里一埋。灰堆里噼啪响着,不时闪着火花,渐渐透出焦香,扒开灰掏出黑乎乎的虫儿,拍打掉灰尘,掐掉头一咬,那股子混着草木灰的鲜嫩,是此后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美味。

1971年的秋天,火车碾过黄土高原的沟壑,把我带到伊克昭盟的沙漠里。海勃湾的风裹着沙粒,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这里的夏天没有麦浪,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沙丘和稀疏稀疏的柳树。整个夏天,我坐在沙丘上望柳树,枝头始终空荡荡的,胳膊窝再也没焐过面筋,灶膛边的灰堆永远只有冰冷的死寂。后来才知道,蝉是恹恹的生灵,沙漠的干旱里,连它们的影子都养不住。

往后的年月,我在内蒙古看了五十次草枯草荣。沙漠渐渐退成远方的轮廓,乌海的树多了起来,却始终没等来一声蝉鸣。有时读到骆宾王“西陆蝉声唱”时,总会想起老家的柳树林,蝉鸣密得像张网,连午后的打盹都浸在那

赏鱼

罗宗

通人性。竟随着孩子的手指游动,时而还吐出几个泡泡来。

公园的观赏鱼又是另一种景致。池子极大,水却不甚清澈,泛着淡淡的绿色。池底沉着游人投下的硬币,在阳光下闪着微弱的光。锦鲤成群结队地游过,红的,白的,金的,大的足有尺余,小的不过寸长。它们不怕人,见人影晃动便聚拢来,张着嘴等待投食。孩童们最爱此景,买了鱼食撒向水面,顿时激起一片水花。锦鲤争食,互相挤撞,搅得池水哗哗作响。大胆的鱼儿竟跃出水面,在空中划出一道红色的弧,又“扑通”落回水中,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游人的鞋袜,引来一阵惊叫与欢笑。

观赏鱼的品种繁多。我曾一家专卖店见过整面墙都是鱼缸,每个缸里养着不同的品种。孔雀鱼拖着如扇的尾鳍,在水中开屏;斗鱼色彩艳丽,鳍如薄纱,却生性凶猛,须得独居;灯鱼小巧玲珑,身上闪着荧光,成群游动时如星河流动。店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见我进来,便热情介绍。说到兴奋处,他眼睛发亮,手指不停比画,仿佛那些鱼是他的孩子一般。

片喧闹里。古人说蝉“居高声自远”,可在我记忆里,它们从不是什么高洁的隐士,是跟麦香、汗味、草木灰混在一起的,带着烟火气的乡邻。

今年内蒙古的雨格外多。草原绿得淌油,连乌海的山坡都冒出了一些不知名的花。那日在古玩市场,蝉鸣突然撞进耳朵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红了眼眶。循着声音找去,老槐树上伏着只蝉,翅膀在阳光下透亮,正扯着嗓子唱得欢。周围有人说:“稀罕,沙漠里竟有这东西。”我却听出了麦收时节的热,听出了麻子叶的清苦,听出了草木灰里那口烫嘴的香。

风从市场那头吹来,带着新翻泥土的湿意。蝉鸣还在继续,像条无形的线,一头拴着1971年离开的苏北老院,一头系着此刻乌海的老槐树。原来有些声音从不会真正消失,它藏在岁月褶皱里,等一场足够丰沛的雨,便会顺着时光的缝隙,悄悄爬回来,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故乡的夏天,永远在蝉鸣里等你。

“养鱼最讲究水质!”他说,“水好了,鱼自然健康。”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起PH值、硬度、硝化系统之类的话来。我听不懂,只点头应付。他又指着角落里一个精致的瓷缸说:“这是给罗汉鱼准备的,一条就要上千元呢。”我凑近看,那鱼头大如瘤,身上花纹斑斓,果然与众不同。

最令我惊讶的是水母缸。在一个高档餐厅里,我见过一个圆柱形的透明缸,里面漂浮着几只水母。它们通体透明,伞盖一开一合,拖着长长的触手,在蓝色灯光下如梦如幻。食客们举着酒杯围在四周,不时发出赞叹。水母无知无觉,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浮沉,将人的倒影吞进又吐出。

看鱼久了,便悟出几分哲理来。鱼在水中,人在岸上,彼此相望,却隔着永远无法跨越的界限。鱼不知人的世界,人不解鱼的心思。那小小的鱼缸,何尝不是一个宇宙?而我们这些看鱼的人,或许也被更高处的眼睛注视着,如同我们注视鱼一样。

我不养鱼,只因不忍将它们囚禁在方寸之间。但每每见到那些悠悠的身影,又忍不住驻足。它们的色彩、姿态乃至无知无觉的从容,都给人一种奇异的安慰。在这个匆忙的世界里,能有一刻时光静静看鱼,也是难得的幸福了。

鱼缸里的水依然清澈,红色依旧游弋。它们不会记得我这个过客,而我却会记得它们——那些在透明牢笼中,依然优雅生活的精灵。

真情动人心

——浅析散文《心中开满饺子花》

安泰

刘雨亭的散文《心中开满饺子花》(发表于2025年6月20日,《乌海日报》第7版“长河”副刊),以质朴而细腻、近乎白描的温馨笔触,将一段离别场景抒写得韵味悠长:母亲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却一大早一步一蹒跚,去小区外面很远的超市,给即将返程的女儿买她平日最爱吃的猪肉芹菜馅饺子,用行动诠释着对孩子的祝福与不舍。

全文字里行间满是亲情与感动,一词一句都是从心底深处淌出,娓娓道来,通过日常叙事勾勒出母爱的深沉轮廓,表达和赞颂了母爱的崇高与伟大,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饺子的象征:从“食物”到“情感容器”的升华。

“猪肉芹菜馅饺子”在文中绝非普通的食材,而是母爱具象化的一个符号。母亲手术后身体很虚弱却执意出门远行去购买饺子,让这两盒速冻饺子承载了三重意义:其一,它是“上马饺子”民俗的延续——老一辈对“出门吃饺子”的执念,本质上是将最朴素的祝福转化为一种可触摸的仪式,让离别多了份安稳的期许;其二,它是代际沟通的“无声语言”,文中说母亲“不善言语”,便以女儿“最爱吃的馅儿”传递牵挂,饺子这种食物成了超越话语的情感媒介;其三,它暗含着岁月的重量——从儿时母亲亲手包制的饺子,到如今不惜劳累虚弱身躯换来的速冻饺子,饺子的形态虽然变了,可母亲“惦记”的内核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物象的变迁恰是时光流转中亲情不变的见证。

作者将饺子比作“心中的花”,不仅是赋予其诗意,更赋予其生命力:这朵花不在枝头绽放,而在母亲蹒跚的脚步里、在冷柜前的寻觅中、在女儿泛酸的鼻尖上,让物质的食物生长出精神的芬芳。

细节的力量:以“细微叙事”剖开情感肌理。

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对细节的精准捕捉。母亲额头上的“一层薄汗”与“一脸温暖的笑意”形成的反差,显露了她强撑的疲惫与内心的满足;小区“没有超市”的环境描写,以距离的遥远反衬母亲决心的坚定;女儿“从儿时到如今”的回忆穿插,让瞬间的场景与漫长的岁月形成对话。这些细节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像细密的针脚,将母爱缝进生活的褶皱里。

尤其是母亲在买饺子的路上无心看“树影”和“鲜花”的描写,极具张力:她对买饺子沿途美景的“无视”,恰是对女儿的“全神贯注”——当一个人的心里装满牵挂,外界的喧嚣自动退为背景。这种“取舍”的细节,比直白的抒情更能凸显母爱的纯粹。

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留白”的运用更见功力:母亲往返超市的具体艰辛被略去,只以“肯定歇过几次”“不知走了多久”的想象补全,给读者留下情感发酵共鸣的空间;女儿“自责得要命”的心理活动也未加铺陈,却力透纸背,这份愧疚恰是对母爱最深的回应。

文化的根脉:民俗仪式里的生命传承。

“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在文中并非简单的背景交代,而是暗藏对文化根脉的把握和对文化基因的思考。母亲坚守这一传统,本质是在传递一种生存智慧: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从不依赖华丽辞藻,而是寄寓在代代相传的仪式中。饺子的“圆”象征团圆,“馅儿”包裹着祝福,煮沸的过程恰似生活的历练——这些民俗密码,让离别不再是伤感的断裂,而是被赋予了“平安顺遂”的祈愿,让个体的离别融入了集体的文化记忆。

更深刻的是,母亲的行为暗含着老一辈的生命哲学:他们习惯将爱转化为“实用主义”的行动——不是“我爱你”的告白,而是“你要吃好”的叮嘱;不是“舍不得你”的挽留,而是“带着祝福出发”的成全。而母亲的叹息“来儿子这边舍不得闺女,去闺女那边舍不得儿子”,道尽了中国式父母的普遍困境:他们的爱永远在“分裂”中拉扯,却始终子女的安宁为最终的归宿,唯独没有考虑的是他们自己,这种爱的无奈和无私,恰是中国家庭伦理中最动人的底色之一。

《心中开满饺子花》一文里,饺子开成了花,母爱长成了树,寻常日子因此有了对抗时间的力量,这也正是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底色,而这种底色或许就是散文最动人的地方:于细微处见真情,于日常中显精神。

